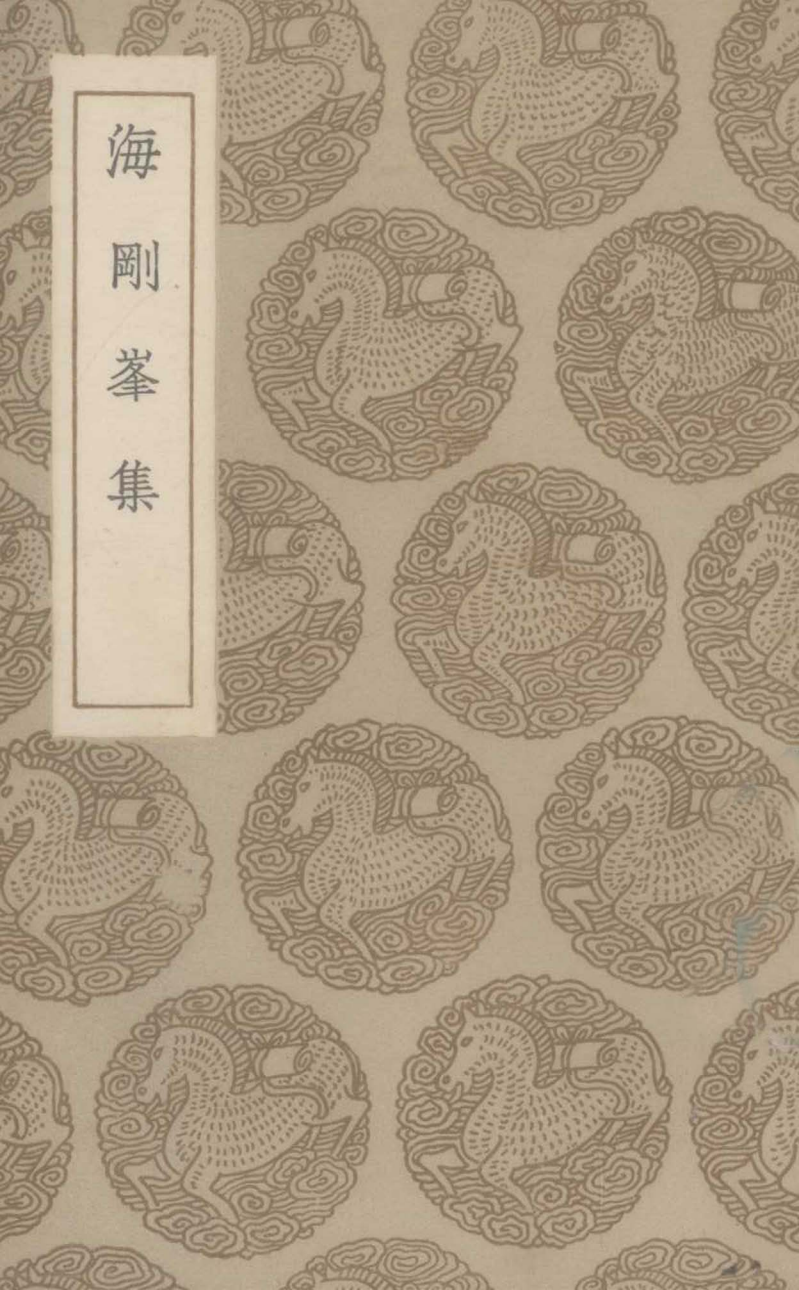


海
剛
峯
集





集 峯 剛 海

撰 瑞 海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峯 剛 海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壽

撰 者

海

瑞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海剛峯先生文集序

君子之挺拔於世者。惟有立志堅而任事勇。毅然獨行其是。無所回互顧惜。以求吾道之必伸。迹其所爲。縱不能盡出於中行。然視夫隨俗浮沈。淟汨鄉愿。早見擯於孔孟之門庭者。相去奚啻霄壤歟。夫彼鄉愿者。流挾似亂真。何知名節以嚴氣正性爲矯激。以輒熟依違爲圓通。究之宮室妻妾動其心。脂韋囁嚅移其習。奸回邪媚。情態萬端。德之賊也。莫斯爲甚。宜乎大聖賢於此爲人心世道重防維。而不得不亟深拒而痛絕之也。此際有直道抗顏。終身以之。卓然不牽於俗。如海忠介公者。其過人不誠遠哉。忠介嘗曰。今世之士。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家國身心。毫無補益。是宋儒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也。又曰。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爲大惡。必爲鄉愿。而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惡鄉愿爲第一。噫嘻。公之學知本矣。蓋公自守之道甚嚴。而用世之心亦甚急。故隨在皆得行其志。方其鐸南平也。以嚴師自處。首揭朱子鹿洞學規示諸生。本其身爲標幟。且力持憲綱。謁郡守。諸大夫。左右皆跪。公獨居中挺立。諸大夫艴然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而公弗顧也。凡其秉禮守正。自發軔之始而已然者。嗣濯知淳安。一履境。痛民疾苦。自丞以下。吏胥而上。各有參評。著爲令。名曰淳安政事。俸薪之外。不染一塵。家僮令樵採。吏清閒。聽其從農從商。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至有欲驅海強項而甘心者。公雖無事可指摘。然亦自此改調以去矣。旣而補任興國。清丈浮糧。釐奸剔弊。又未幾。陞戶部主政雲南。則竟持有犯無隱之義。因之批鱗逆耳。詔下獄。

蓋公視在我無不可行之志。故嘗謂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愿。盛治何由而見。此所爲濱死不悔。實非市直沽名。徼幸一試者。至於疏出而直聲震天下。初何暇論焉。比其出獄復職。巡撫三吳。仍本向所爲教南平。令淳安。令興國者。設施潤色。秋霜烈日。風節峻峻。夫唐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從。朱子稱其養素自重。當公之時。勢宦權豪。斂手屏息。知姑蘇之民。倚公以生。沐公嘉惠者。固已無窮矣。獨念予迂拙之性。移撫是邦。慨然思古之遺愛。常在心目。師之法之。兢兢於言規行矩之不遑。然而守吾道以伸吾志。嘗覺時艱勢沮。終莫展其厝施也。公當有以鑒余未逮者。余尤願天下後世。幸勿以矯枉過中。重爲公病。而三朝紀節。千載易名。聞忠介之風者。苟能頑廉儒立。爲狂狷毋爲鄉愿。則安得不反覆是編而蹶然以起也。梓成。爰爲之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季夏穀旦。儀封張伯行。書於姑蘇之正誼堂。

海剛峯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上

奏疏

改折祿米倉糧疏

開吳淞江疏

開白茆河疏

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參序爲鄉士夫作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贈王朋江陞寧波府太守序

贈周柳塘入覲序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贈趙三山德政序

賀貳守陳後溪榮獎序

賀李東城榮獎序

贈顧肖坡榮獎序

贈顧弘宇榮獎序

贈恆所劉侯膺榮獎序

汴水尋源卷序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獎序

贈定安博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內江龔氏族譜序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贈林東皋考績序

知縣參評

縣丞參評

主簿參評

典史參評

教官參評

陰陽官參評

醫官參評

老人參評

里長參評

生員參評

吏書參評

卷之下

書

啓譚次川侍郎

復王七峰瓊山知縣

啓譚次川侍郎

復趙大州閣老

啓朱鎮山工部尙書

再啓閣老高中玄諸公

復譚次川尙書

與周一陽主事

復周一陽主事

復沈萬川會昌大尹

啓劉石圃誠意伯

復吳悟齋操江都院

復胡杞泉都掌科

復歐陽柏庵掌科

啓徐存翁閣老

復巡按龔懷川

啓戶部正堂劉清渠右堂陳洛南

復按院張惺宇

奉王忠銘翰林檢討

復沈繼山

復郭夢菊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復周柳塘先瓊州太守

復汪渠瀛廣東巡按

啓鄧純吾原廣東巡按

復賀澹菴

奉貳守陳南川書

再奉貳守陳南川書

與瓊鄉諸先生書

教約十六條

治黎策已酉科中式策

雜說

海剛峯先生文集 目錄

嚴師教戒

訓諸子說

借山亭記

贊蕭氏一門二節

龍南令雁峯吳公墓誌銘

附刻

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剛峯海公行狀

海剛峯先生文集卷之上

奏疏

明 海瑞 撰

改折祿米倉糧疏

題爲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臣奉命巡撫江南各州縣。被災所在。甚多分數。應題請者。臣照例題請。已蒙皇上覃敷洪恩。賜之改折。賜之蠲免。小民歡忻鼓舞。感恩無窮極矣。臣復何言。但今年水災。實是異常。往年霖雨爲害。霜降後水漸消涸。今大不然。江南地氣溼熱。冬至後。不能播麥種。播之不生。今詎冬至九日耳。常年播麥之地。尙十有五六。渰深水中。來夏麥秋。預絕望於今日矣。且災止一方。猶有轉輸可望。今則北之淮。揚。徐。邳。南而浙東。西而應天。太平。廣德。等府州。莫非水災之地。旁郡無可轉輸。本地無可借貸。查得嘉靖四十年水災。先皇帝准將五府。六部等衙門米。悉與改折。止論水災。則嘉靖四十年稍甚。若論近冬至。水不消涸。來年二麥缺收。則比嘉靖四十年之災。又過之。今除內府白熟米。係上用所需。臣不敢言矣。其祿米倉。諸臣隨朝米。并吏役。監生。樂舞生。天文生。醫生。儒士。月米。伏乞皇上軫念江南今歲之窮。比照嘉靖四十年例。勅下該部覆議。盡與改折。其折銀。卽部運官同白熟米齊解。畱米以濟江南之饑。折銀以濟諸員役之用。況祿米倉每歲約該米五萬九千石上下。大約每歲支放五萬四

千餘五千。嘉靖四十四年。總督倉場侍郎張守直題奉欽依。照漕糧一尖一平。收兩平放。又加耗米二升。爲七升。除去三升腳米。尙有四升祿米。隨收隨放。與漕糧久貯。有消耗不同。以羨餘之積。合支銷之存。計今五年矣。約可再足一年支放。皇上雖與盡折一年。舊米將盡。新米又登。又非缺然無米可兼支也。事無窒礙。可行。民切饑苦。當恤。緣係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題。請旨。

開吳淞江疏

題爲脩復水利。以濟迫切飢民事。禹貢稱。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而然也。婁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脩。撫按亦不留心。惟此督責。日至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爲就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爲害之大。淠浥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爲淠沒。漂淪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脩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秋收。兼之二麥未佈。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矣。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

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飢民。按工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三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飢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飢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畱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飢民。亦聽土工就食。吳淞借飢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題爲再濬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飢民事。臣於正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請外。臣於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地方父老、鄉官、舉、監、生、員、人等紛紛告稱。本縣白茆河道。雖經隆慶二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靠北一帶縣分。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尙有四日之程。飢民之能赴工於吳淞者。十之一二而已。若是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臣旋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丈驗闊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及三尺。果然淺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其中。三處而已。劉家河

原通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爲缺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請吳淞江工銀。尙有餘贖。可充他用。吳淞江河因飢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決矣。青黃不接。飢民尙苦無處趁食。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濟飢而無益於後。不若仍照吳淞江事例。興工之中。兼行賑濟。既有利於目前之飢民。河道開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臣已責令署縣事常州府通判姜國華丈量。約長該五千七丈七尺。因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通融牽搭。計該用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計該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損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尙可成此一河道也。飢民告濟。不散不止。臣已行令縣丞夏佐。典史鍾應亨。各分工專督。通判姜國華總行稽察。於二月初九日興工矣。伏望皇上軫念飢民當賑。水利當興。勅下該部覆議。俯賜俞允。地方不勝幸甚。

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

今天下何世哉。予筮仕。得游中都。歷天下。旣歸鄉閭。歎世君子每有財帛世界。今不如昔之說。予始聞而疑之。以爲此特市井小人。自爲風俗。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我輩讀書。知禮義。辨別素明。天光煥發。當不如此。已而交與益衆。更歷旣多。乃知我輩出沒於聲色貨利之場。不得已奔走於富貴利達之際。老死不休。蟻之附腥膻。蛾之投燭火。無以異也。視市井輩反爲過之。古昔公道大同。利無彼己。下此小康。下此人

漸澆漓。叔世季。世利趨。便奪發冢詩書。詩云。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此直叔季之下者耳。講明於讀書窮理之時。不自欺心於暗室屋漏之際。難乎其人。又不必言矣。攘攘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誰與易之。予之誦此言久矣。一旦鄉龍歧父老抵予舍。揖而言曰。村蒙生端。字德範。縣庠弟子員也。素有行義。問厥所以。則曰。先辛未三月。海寇犯村。舉村挈家奔散。家用百凡。無暇爲顧。余達妻特持包袱。裹銀四十兩。及餘物。恩恩失之。生後至。左右前後無有見焉。生亦不知得之者。遠近閒人物也。數日。得失主人氏。當官衆完璧歸之。包袱內藏纖芥無失。先是張氏訟官。疑似攀指。官追爲急。乃生心事。白日青天。有是舉也。不徒決疑獄於一朝。而因得以脫周隆。張衡。鬪爭不已之患。不爲利己。不爲禍人。分金酬復。生視之若將浼焉。余達之懇求。村衆之慫慂。生原非我有。原無此義之言。又若義利之辨。有以豫明於先。取舍之分。不待今日慮之而後得之者。吁。賢矣。失主未明。遲回有待。今日慮事之周。先今居家以禮。孝友無間。姑勿悉。只今財帛世界。居財帛世界之中。獨能自脫於財帛世界之外。義利之辨。別不爽。屋漏之昭。監如見。有之乎。不復有斯人也。而今或有之。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因鄉父老請。不辭而爲之序。府縣獎生喻義。學憲王公。進生廩膳。生加優禮。上人之所自爲。可矣。生志趣遠大。舉此措之。何所不可。區區見與於人生之初心。不如是也。不詳及云。

贈史方齋陸浙藩大參序爲鄉士夫作

瓊、去京師萬里而遙。國初、以憲臣遙制。至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識者以權重勢專。補按

軺之所不及。民之幸也。然賢者藉是權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權便己。甚者不必言矣。賢者不免。大抵維雅俗。半真假。行己清濁。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爲之念。官則利矣。民無利焉。至令我生不辰。田里嗟怨。人思國初之安。不見今日之利。勅諭事理。天顏咫尺。瑞未之有聞也。閩晉江史公。以嘉靖乙丑守瓊。旋晉兵備。今七載。不貪一節。已出士民望外矣。其政事則又井井條理。胥吏不得援爲奸蠹。省徭費。清符牒。詳訟獄。寬捶楚。三州十邑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宜天下并宜於瓊者。公先後皆罷行之。大者文詳。小者立變。瓊內黎。外海。寇亂頻仍。民自視無一日寧矣。當事者動以閉城退守爲策。殘野飽食。去來聽之。平時無保障之功。際變無禦敵之勇。幾不知兵備道爲何職矣。今昔異位。公獨毅然以身迎敵。爲士衆先。昔之驕子兒戲。盡法律之。與守瓊日持法不阿無異。雖經敗衄。不易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知公認真之心。而奉行勅諭。庶幾矣。士論謂周假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胡嶺泉之峭直。胡南山之和易。公節有之。勤訓練。似顧洞陽。志平寇亂。似涂伯輔。今晉秩參浙藩政。願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者宜瓊矣。以宜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績。具在口碑。不爲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備之功。益廣涵弘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真道矣。擴之有未周。皆性分中不滿分也。詩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用書以贈。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孟子以善養浩然之氣自許。集義。慊心。以入則孝。出則第。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自任。脩此孝弟養